

大风
原创小说系列

火鲤鱼

姜贻斌 /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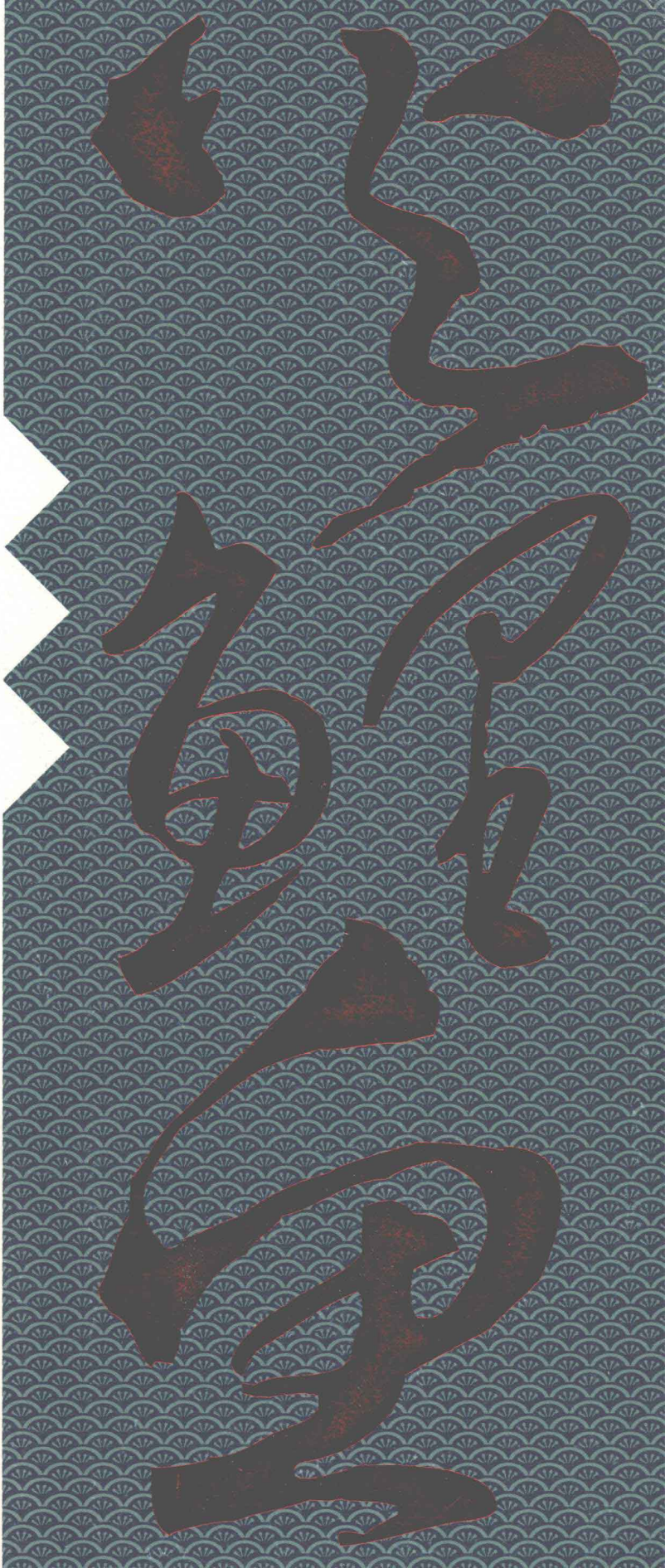
手机阅读



同步发行

编辑短信8080发送至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

CTS | 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火鲤鱼

姜贻斌 著

CIS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火鲤鱼/姜贻斌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 2

ISBN 978-7-5404-5367-1

I. 火… II. 姜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20776号



PUBLISHING & MEDIA
中南出版传媒

火鲤鱼

姜贻斌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龚湘海 李健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 mm×1092 mm 1/16

印张: 23

字数: 400,000

印数: 1-6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5367-1

定价: 3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立春

橘子叶，片片尖，望见娘屋泪涟涟。

少年姐妹今安在，梦里常常现当年。

——童谣

一

父亲说，这里叫渔鼓庙。

父亲后面站着母亲，母亲后面跟着我们兄弟。

兄弟三个，一个比一个矮，像楼梯蹬子般老实地排着，怯生生地望着大片陌生的农舍和土地。那些农舍除了其中一处非常集中，其他的就显得松散了，东一间，西一间，像一只只庞大的黑乌龟四处乱爬。屋顶是漆黑的瓦片，沉默着，望着高远的天空。炊烟无声地升起，一绺一绺，像是在比着各自娇柔的腰肢，都有点不服气。这里不像我们曾经住过的镇子，房子是密密麻麻的，一条青石板路悠长地从房子中间穿过。镇子上的那种闹热和拥挤，这里没有——我们不由有了许多失望。一条叫邵水河的河流，笔直地从东南方向往西北方向流去，突然在此十分技巧地拐一个大弯，从村子旁边清澈地流过。远远看，像上苍在茫茫大地上，别出心裁地画出一个蓝色的巨大问号。当然，还有一大片银白色的沙洲，像一块巨大的白布摊在大地上。我们没有看见渔鼓庙。

父亲说，这里也叫蔬菜场。

父亲后面站着母亲，母亲后面，仍然排着我们像楼梯蹬子般的三个兄弟。我们新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。大片的菜土，长着许多绿色的蔬菜，茄子，辣椒，苦瓜，豆棵，白菜，冬瓜，丝瓜，南瓜……它们还处于幼年期，其表情不一，或幼稚地摇晃着头，或老于世故地保持着沉默。我们没

有看到过一片这么大的土地上，生长着这么多的蔬菜。它们无比鲜嫩，眼睛水淋淋的，脸上充满着绿色的湿润的诗意。它们欢迎我们的到来。我们本来失望的心情，不由地生出一些惊喜。

父亲说，这里也叫湾泥。

父亲后面站着母亲，母亲后面，我们像楼梯蹬子般地排列着。辽阔的天空灰灰的，像用墨水涂上的淡淡底色，那是一种忧郁的色彩，与绿色的菜地形成强烈的反差。忽然，一排大雁由小至大地在天空出现，起先像两行排列整齐的小小句号，渐渐的，豁然在空中画出一个很大的人字形。它们舒展双翅，轻松而无声地摇摆着，像许多桨叶在整齐地划动。它们是从哪里飞来的？又要飞到哪里去？我们抬头仰视，似乎听到大雁舒畅而疲乏的喘气声，那种声音，很像梦中的细把戏所发出的声音。

大哥说，三爷（这是我老家的叫法，父亲在他兄弟中排行老三，故称三爷），一个地名哪里有这么多的叫法？

父亲不屑地看大哥一眼，说，蠢崽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比如说你吧，不是也有几个外号吗？蛇皮，打屁虫，狗仔子，这难道不是你么？懂了吗？

我们听罢，嘿嘿地笑起来。

父亲也笑了。

母亲也笑了。

我们的笑声缓缓地朝淡墨色的天空升去，像一柱调皮的炊烟。

我们都说懂了。

大哥没有说话，讪笑着，不好意思地抓抓脑壳。他脑壳上生着疖子，像一座微型的山包。

四周很静，没有人走动，唯独我们站在碎石马路上。我们兄弟和母亲，似乎很不习惯这种冷落和空寂。这里缺少小镇那种久远的闹热，缺少小镇上那种无尽的喧嚣，还缺少那种长长的青石板上的幽幽光泽。

我们的身后，是从汽车上刚刚卸下来的家当，很简陋，床铺桌子柜子，板凳脸盆搓衣板，澡盆铺盖铁锅鼎罐，等等，乱七八糟的像堆破烂。唯有一对暗红色的羊皮漆木箱子十分显眼，那大概是我家的最值钱的东西了。这些家当没有搬动时，我们并不感觉到它们的破旧，一旦搬迁，它们破烂和简陋的底细就暴露无遗了。

再往后，是窑山设立不久的矿本部，它坐落在雷公山下，几排简陋的红砖平房，一个阔大的土操场，食堂高高的烟囱，静静地戳向天空，有一种孤独的寂寞和傲慢。那里也好像没有人走动，人们都到哪里去了？偶尔见到一个人的身影，却鬼鬼祟

祟的，忽然间就不见了。父亲在那里上班。他来了三个月之后，就将全家也搬来了。

然后，我们跟着父亲，沿着弯曲的小路，把东西搬进一个大院子。

哦，原来这就是站在马路上时，看到的那一处很集中的农舍。

院子有个很大的宅门，大青石砌成的，高墙也是大青石，或许是年代久远，大青石竟然长出许多皱纹，一层一层的，大概是风化了吧，总之，显得几分苍老。石缝伸出一束束绿色的狗尾巴草，白茸茸细毛的野蒿，以及不知名的小草，它们随风营养不良地摆动，让人生出一丝怜惜。

我们走进宅门，再进堂屋门，立即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清凉，丝丝清凉似乎是从地上悄悄冒出来的，不经意就将人的肌肤浸透，顿时，让大汗息将下来。院子很大，地坪也是大青石铺的，显然比走廊矮一米左右。四周是高高的走廊，走廊边，才是一间间房子。走廊边沿，也是大青石砌成的。院子里住了七八户人家，都是当地的农民。我家是唯一的窑山人，住在进堂屋门右手边的屋子。

院子的人见我们来了，无论是大人还是细把戏都来帮忙，这样，小路上顿时热闹起来，弯弯曲曲的人们像蚂蚁一样搬着东西，脸上挂起笑容，像是我家办喜事。或许，他们是以种蔬菜为生吧，所以，我发现他们的笑容都是绿色的，让人感到格外亲切与舒服。

他们听从我父亲的调摆，父亲像沉着的指挥员临阵不乱，让人们将家具各就各位。看似混乱的阵势，显得有条不紊。我母亲忙着发烟，人们没有抽它，似乎感到很新奇，仔细看看，再夹在耳朵上，所以，许多耳朵上的根根白色，很滑稽地在大院子进进出出。

我家终于在渔鼓庙安顿下来，告别了闹热非凡的镇子，来到陌生的长着一大片绿色的地方。我们将在这里生活，将要认识许多人。这里的生活，将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一笔。

刚开始，我们兄弟与那些细把戏有点生疏，当然，没过多久相互间就融洽了。由于我们某些不同的叫法，引来他们大笑。我们称父亲为三爷，称哥哥为巴巴（念四声），称屙屎为拉嘎嘎，称下大雨为下哈雨，等等。总而言之，老家的语言跟渔鼓庙有很大的不同。所以，那些善良而好奇的笑声弄得我们满面通红。大哥脑壳上的疖子涨得通红，像一粒成熟的蛇泡。

大哥显然恼火了，对那帮细把戏说，我们那里就是这么叫的，你们又怎样叫呢？

有个人揩了揩鼻涕，说，我们喊父亲叫爷（ya），喊哥哥为哥哥，不像你们叫什么巴巴，巴巴？那不就是爷了吗？哥哥怎么是爷呢？

他说罢，嘎嘎大笑，人们也跟着嘎嘎大笑。

我们兄弟也不示弱，立即反击，嘲笑道，说，爷爷爷，爷是个什么东西？难听死了。

我们经常与那帮细把戏为一些不同的叫法斗嘴，相互嘲笑。虽然我们还是顽固地按照老家的叫法，却还是感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强迫我们改口。我们只要喊道，三爷——，或是巴巴——，满院子就会响起嘻嘻的笑声。

奇怪的是，渐渐地我们兄弟也改口了，像他们一样称父亲为爷，称哥哥为哥哥了。虽然我们开始都觉得很拗口，不出半个月，也就习惯了。

父亲毕竟是读过书的，很适应我们叫他爷，而我那个愚蠢的大哥就不一样，我和二哥喊他哥哥时，他居然四周望望，惊讶地说，你们叫哪个？

母亲在走廊上搓洗衣服，笑着说，蠢猪啊，叫你嘞。

大哥满面羞涩，自嘲地拍拍脑壳，哦哦，我忘了，我忘了。

二

父亲上班不远，大约里多路，那时的矿本部还在雷公山下。后来，我才明白，我们之所以住在农村，是窑山暂时没有房子。那时，大哥在三尚学校读书，距离五里路。

我一直没有去过那个学校。

1971年夏天，我终于在无意中见到那个学校。我插队的地方离窑山四十多里路，来去都走小路。也就是说，需要从雷公山下的马路经过，然后再插小路。所以，我忽然看见三尚学校四个字。字是朱红色颜料写的，楷书。远远看去，学校冷冷清清，正是放暑假的日子。那扇破败的大门歪歪的，像病恹恹的人站立不稳，围墙早已破旧，千疮百孔，麻子般白底的墙壁上面，涂了朱红色颜料，上面用石灰水写着农业学大寨。里面的房子露出乌压压的瓦片，像一大群伸展着翅膀的乌鸦，一棵极不自信的槐树，孤独地勾头耷脑地耸出来。

我有些激动，哦，三尚，直到今天我才看到你，我大哥是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期。当时，我天真地想过，大哥如果是个伟人，三尚无疑成为一所光荣的学校，就决不会这样的冷落。它会门庭若市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也许，还会修建一些配套设施，比如说，陈列室，饭店，商店，招待所之类。可惜大哥只是一个普通工人，所以，我为三尚感到遗憾。

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我还产生一种不真实感，怀疑大哥是否在这里读过书。如果大哥在此地读过书，教室内走廊上地坪里，还留下大哥匆忙的脚印吗？还留下大哥调皮的声嘶力竭的声音吗？以及大哥熏人的汗臭气吗？此刻，我非常希望看见大哥很少年地倚在学校门边，手抠着脑壳上丑陋的疖子，蠢蠢地对我微笑。阳光斜斜地照着他，照出浑身的淘气和调皮。有好几次，我想走进空空荡荡的学校看看，却不知为什么，我每次都是匆匆地从它旁边走了过去。

大哥很聪明，聪明的人读书都不发奋，他最喜欢看小人书，小人书是他少年生活的全部。那时，没有钱买小人书，他就不辞辛苦地去山上捡蛇皮，或麻起胆子在窑山偷破铜烂铁，然后，卖给合作社。合作社的房子很破旧，光线黯淡，充满刺鼻而浑浊的气味，非常潮湿。木柜台很高，大哥的脑壳只能与柜台平起，柜台后面，是一个枯瘦如柴的男人，皮肤惨白，像一辈子没有晒过太阳，他笑起来像哭。我想，如果他哭起来是不是像笑呢？

大哥从山上跑下来的优美姿势，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高举着黑白色的蛇皮，发疯似的朝山脚下奔跑，左闪右躲，飞速地躲过密密的松树，大声胜利地叫喊，山风把蛇皮和他的头发吹得一飘一飘，像一个欣喜若狂的女人。我很羡慕大哥，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竟然没有摔倒过，从山顶上跑到山脚下，简直一气呵成，是那么的流畅和痛快淋漓。

那座山叫雷公山。

大哥把它们换成钱，统统买小人书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》《封神榜》，等等，都是一套一套的。大哥长大之后，非常大方，他的钱以及衣物之类，兄弟们只要开口，他就毫不犹豫地，你拿去吧。而那时候的他，却小气得令人不可思议，不说把小人书借给邻家看吧，即使是我们兄弟，也不是轻易看得到的。他总是不耐烦地说，你们会把书弄坏的嘞。好像我们是天生的泥巴手。他很爱惜小人书，用报纸将它们包起来，那么多的小人书，该花费多少的时间。大哥还做了一个大木箱子，并且锁了的，简直六亲不认。而他的课本呢，不仅没有包起来，而且被他揉得像腌菜，一股汗臭气以及墨臭气，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童年的鼻子。

所以，他如果不答应拿小人书给我们看，我和二哥就像赖皮狗似的跟着他，他走到哪里，我们走到哪里，哀求地喊着，哥哥哥哥哥哥。他即使蹲在臭气熏天的茅厕，我们也可怜地站在外面喊。我们的哀求声和熏人的臭气，一起在夏季的阳光下弥漫。我们一般要锲而不舍地叫上半个钟头，大哥才不耐烦地说，哎呀，你们像赖皮狗，烦死人嘞。他的牙齿粘着菜叶，像一条绿色的菜虫爬在上面，手

一挥，叫我们离得远远的，然后，很不情愿地打开锁，随便拿出一本，说，快点看。样子很凶，像天大的恩赐。我和二哥嘴巴上虽然感激他的恩赐，心里却多次想过，要用炸药把那个六亲不认的木箱子炸开。

当然，这个木箱子没有被我们用炸药炸毁，而那些小人书，后来全部让父亲毁于一旦。那是我家一个历史性的事件，父亲像秦始皇焚书，虽然没有把大哥像儒生一样坑掉。

那主要是大哥的心思不在教室了，其心思全部汇集在雷公山上，在令人神往的小人书上了。他人小鬼大，经常逃学，躲在寂静的雷公山上，躺在空阔而绿色的草地上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脑壳下枕着书包，小脚架着，翘翘地朝天，专心地看小人书。所以，雷公山上有大哥全部的欢乐和愉快，那是他的快活之地。那个时候，世界对于他来说，已经不复存在，其神思愉快地荡漾在一页页小人书里了。

1986年秋天，我才听二哥说，当时的大哥曾经离家出走过，那显然比逃学严重得多了。那次，他的数学只考了两分，不敢回家，他已多次领教过父亲拳头的滋味。父亲的拳头，丝毫不比拳击运动员差多少。这样，他逃到了范家山，离家十二里路。父亲又急又气，命令二哥也去寻找。他们只在方圆五里地的范围内寻找，雷公山当然是第一寻找之地。密林里回荡着父亲和二哥焦急的呼喊声，黄昏中，把归巢的雀鸟惊得扑扑乱飞。汗水在他们脸上流淌，流出焦虑和担忧。父亲很暴躁，一边寻找，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喊，一边又咬牙切齿地骂，这个猪，看我不斫死他。父亲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像是下山报复的土匪。

他们没有找到大哥，只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。母亲呜呜地哭泣。父亲摔烂三个饭碗，一盏新买的煤油灯。乒乒乓乓的清脆声，像是给哭泣的母亲伴奏。父亲还踢了黄鸡婆一脚，黄鸡婆尖叫，慌乱逃窜。那个不安的夜晚，我家像请来了一个水平极差的乐队，合奏出杂乱无章的音乐。

其实，大哥深夜悄悄地回来了，蹲在屋檐下，可怜地等待天亮。他在范家山恰巧碰到父亲的同事，人家问他怎么到这里来了，大哥吞吞吐吐地说是来玩耍的。这时，他的小聪明一点也没有了。人家看他的神色，明白是出走的，劝他快回家，还给他买了一个包子。

后来，我问大哥是否还记得这件往事，大哥说，记得。我又问他准备逃到哪里去，他说准备逃到邵阳。邵阳离家四十多里。我问他逃到邵阳又怎么打算呢，他说他也没有想过，他说他太害怕父亲的拳头了，那拳头像钢铁铸成的。父亲虽然没有练过武功，虽然是读过大学的，但打起崽来，简直不当人打，好像崽是

用特殊材料做成的。

奇怪的是，那次父亲没有教训大哥，看见他回来了，竟然没有说话，吃罢早饭就上班去了。聪明的大哥似乎有了某种预感，所以，立即采取紧急措施，顾不上吃饭，也顾不上睡觉，急忙将小人书藏进鸡笼里——我家的鸡笼是用断砖砌成的，面积很大，有栅栏。大哥将小人书从木箱里拿出来，用报纸一叠一叠地包起来，藏进鸡笼深处。

这个世界上，大约唯有大哥最了解父亲的脾气，这一点，连母亲都不如他。母亲看见大哥回来了，立即停止哭泣，说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大哥却没有一点轻松的神色，看看时间，发觉父亲要下班了，赶紧溜了出去。

果然，父亲回家马上打开木箱子，里面空空如也。他凶狠地问二哥，小人书哪里去了？我和二哥吓得要死，明白父亲终于要拿小人书开刀了，我们虽然痛恨大哥小气，而真正要拿它们开刀，我们还是舍不得，所以，只说不晓得。父亲又问母亲晓得不，母亲也说不晓得。父亲咬牙切齿地寻找起来，将桌椅撞来碰去的，发出乒乒乓乓的乱响声。父亲毕竟智商很高，找半天没有找到，不再找了，他一定在想，小人书藏到什么地方了呢？

最后，他在走廊上站住了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鸡笼，怀疑鸡笼里面藏着东西。当时，我和二哥的心脏差点跳了出来，希望他赶快离开，父亲却偏偏死死地盯着。

然后，他弯下腰，一只可恶的手伸进了鸡笼里。

就这样，大哥少年时的全部心血，终于被父亲搬到大坪里烧了起来，那真是空前绝后的一场大火。人们都劝他不要烧掉，而固执的父亲一声不吭，像个聋子，脸色铁青，火光不断地在他脸上闪耀。

我和二哥呜呜地哭了，又不敢大声哭，害怕父亲打骂，所以，哭泣声格外难听，断断续续的，像刀子在一刀一刀地切割我们的喉管。大哥躲在宅门外，一声不吭地望着，眼泪像血一样流淌，瘦小的身子倚在宅门边，在不断痛苦地颤抖，似乎会一下就倒下去。那个时刻，他肯定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恶的人是父亲，最可恨的人也是父亲。

那场大火烧毁了大哥的少年，烧毁了大哥的快乐，也烧毁了大哥的笑脸。

其实，大哥留在渔鼓庙的故事并不多，他16岁就出去了。父亲为了减轻家庭的压力，让他早点工作，送他去湘潭的一家技校。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早晨，全家站在宅门口送他。大哥提着木箱子，阳光照在瘦小的脸上，还有梳得溜光的锅铲头上，那是威严的父亲第一次给他梳的，阳光似乎在上面站不住脚。大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既为离家能够获得自由而欣喜，又有一份离家的惆怅。

大哥看了二哥一眼，居然很懂事地说，你要带好老弟嘞。然后，伸出一只手摸摸我的脑壳。我现在还记得他的手很粗糙，手与头发的摩擦，发出一种很轻微的沙沙声。然后，他转过身向车站方向走去。太阳把他单瘦的身子在地上拖得很长，像一根拉得长长的橡皮筋。

我们默默地看着他渐渐远去。

这时，我看了母亲一眼，唯有她的眼里闪出晶莹的泪光。

雨水

山茶花，十八朵，好娘爷，嫁坏我，嫁到人家烧灶火。灶火烧不燃，一脚踢到灶面前。娘也哭，爷也哭，三两银子买把梳。梳起头，戴起花，带起妹妹行人家。

——童谣

在雷公山密密麻麻的青翠的松树下，水仙与银仙并肩坐着，背靠在树身上，眼睛望着山下，有点迷茫。她们身上散发出淡淡的汗水的馊气味。雷公山脚下，一条土石马路常年泛着黄色，像寡妇憔悴的脸皮，车子一过，腾起漫天的黄尘。一落雨，又成稀烂的黄泥浆的身子，酷似一条刚从大海爬上来的湿漉漉的黄龙。马路下边是菜土，越过大片的菜土，就是渔鼓庙。那里显得非常开阔，绿油油的菜地，像一张巨大的绿色毯子铺在土地上。再过去，是那条像绸缎般的邵水河，白色的沙洲袒露在大地上，隐约地看见一群细把戏，像黑色的豆子在沙洲上滚动。他们欢乐的叫喊声，像黄色的金属粉末快活地泼洒在天空上。

阳光从松叶针的隙间流淌下来，像金币印在两个女子年轻的脸上，能够看见细茸茸的淡黄色汗毛。地上铺积着棕色枯叶，毛茸茸的青苔，还有叫鱼刺草的植物紧紧地贴在地上，舒展着那类似于鱼刺般的叶子，显然有一种理由充足的骄傲。山上充满阳光和松树交织的浓厚气味，气味焦灼而清凉，像一张摆在湿地上的油纸，上面燃起了火，下面却是湿润的。

这两个同年同月 18 岁的女子，瞒着所有人多次来山上

密谈，她们在蓄谋一个惊天动地的行动。她们决心离开这个充斥着陈腐气息的渔鼓庙，永远地离开它。又不清楚外面的世界到底怎样，所以，她们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对未来没有多少把握，显得犹豫不定。

水仙和银仙不是亲姐妹，水仙住在我家居住的院子，是三国的妹妹，银仙住在院子外面。她们要出走的理由是，都不满意当一辈子农民，都不满意自己的对象。她们准备到新疆去，听说那里需要很多人手，还听说，那边的车子在县城接人，已有不少人毅然决然地登上了远去的汽车。这在1952年，尤其是对于两个乡下妹子来说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。她俩希望有个工作，羡慕吃国家粮的人，讨厌每天在菜地泥来泥去的，肥料的臭气熏得张不开嘴巴，更讨厌提着篮子像要饭似的扯猪草。当然，出走的原因，还包括水仙的父亲当过三个月的国军，现在不知死活，杳无音信，而银仙的伯伯也是国军，战死在淮海战役，所以，两人的压力极大。村里湘伢子的父亲当过半年保长，已被整得死去活来，瘦得像根灯草。全家不准乱走动，走亲戚也要经过批准。所以，她俩即使要走，也只能偷偷出走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晓得，哪怕是自己的亲人。

山上很寂静，偶尔响来鸟叫声，那是麻雀画眉燕子和牛屎鸟在轮番叫唤。声音委婉动听，却很快地消失了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，饱含着松叶针淡淡的生涩气味。

她俩的个子差不多，都穿着黑布鞋，鞋子上沾着新鲜的泥土，没有穿袜子，脚背显得白。水仙长得清秀，眼睛大大的，留着两根长长的辫子，鼻子微微地翘着。银仙一头短发，脸上有黑黑的微小雀斑，极不明显，一近看，就看出来了。

在乡下，她们还算是长得比较乖态的女子。

身边摆着两只篮子，篮子里空空的，却也闻得到浸染在竹篾上的青嫩的猪草气味，那是她们再也熟悉不过的气味，是野蒿碎米草黄花草水娘草混合的气味。甚至，她们身上也散发出这种青嫩的气味。她们出来扯猪草，有时候却扯到雷公山上来了，密谋着完善着出走的方案。

水仙拈起一束枯棕色的松叶针，往脸上抚动，抚出痒痒的舒服来。银仙则双手抱着膝盖，下巴靠在膝盖上，怔怔地看着山下。

水仙说，我昨晚做个梦，真是奇怪嘞，先从天上飘来一团好大的黑云，不断地翻腾着，像无数条黑龙在绞动。我以为要打雷下雨，隐隐地闻到雷公身上焦糊的气味，看到它身上燃起的火光。我明白它要大发脾气了，立即把眼睛闭上，捂住耳朵。好一阵过去了，却没有听到雷声。我小心地睁开眼睛，怪事来了，刚才大团的黑云消散了，一片晴朗。我竟然看到了我奶奶，她的头发是银白色的，穿

着白衣服，当然，我还感觉到她身上有股很浓的腐烂的棺材气味。也是怪，我一点也不害怕。她站在我跟前，伸出枯枝一样的手摸摸我头发。她好像明白我有心事，轻声说，水仙，你有什么话就对奶奶说吧。我本来不想说的，我俩早有约定，这个秘密对谁也不能说。又想，反正是自己的奶奶，说说也无妨，我说，是呀奶奶，我想去新疆，你说我走不走得？奶奶说，你走得，呆在渔鼓庙没有出息，你老子的事也说不清了，人家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再说，如果你还不走，男方会来抢亲，到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奶奶还说，水仙，你不能一个人走，最好和一个妹子走，有个照应。银仙，你看我奶奶说得好神的嘞。

水仙说罢，眼里闪出困惑，说，你说怪不怪，我出生就没有我奶奶了，为什么她还走到我梦里来呢？而且，还是在我们想出走的时候出现呢？

银仙摇摇头，说，那我也不晓得。

哦，我还闻到奶奶嘴里有泥土味。水仙又说，跟我们闻到的泥土味不大一样，我们闻到的泥土味，有太阳青草和雨露雪霜的气息，有一种勃勃生机，从我奶奶嘴巴散发出来的泥土味，是死沉沉的，除了有点水气，好像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

这时，银仙也惊奇地说，那真是怪事，我也梦见我爷爷了，我根本没有见过他，我生下来他就去世了。当然，我爷爷出现时，好像从菜地回来，肩膀上扛着锄头，浑身散发出浓重的青菜鲜嫩的气味，脚上还沾着黑泥巴。我说，爷爷你累了吧？他笑笑地摇晃头，将锄头放下来，说，累什么？习惯了。他坐在凳子上巴水烟筒，发出的声音很大，呼——噜，打雷一样。烟子呛死我了，像有许多小虫子往我鼻子和喉咙爬。我不断地把烟雾扇开，埋怨说，爷爷，你不要巴烟了。你说有味不，我刚说完，他就不巴了，将水烟筒往凳脚上磕了磕，把烟熄了。我爷爷那部白胡子好长，起码一尺长，也发出青菜鲜嫩的气味。他老是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后来，就不笑了，只说，渔鼓庙留不住人的。说完，就奇怪地消失了。

水仙叹口气，感慨万千地说，真是怪事。又转过脸看银仙，说，我看还是要走，老辈子人说过的，人挪活，树挪死。

银仙担忧地说，我是想走，就是担心我爷老倌，他一身病痛，一天到晚咳咳咳，我一走，哪个帮他？不像你屋里，还有哥哥。

水仙说，你是家里的老大，你也不想想，如果我们在新疆找到工作，有了钱寄回给家里，不是更好么？

这时，银仙抓住水仙的手，说，水仙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动摇的，等我想好了，我就跟你走。

水仙叮嘱说，千万不要透露风声嘞。

银仙点点头，我晓得，只是……到新疆，我们一个人也不认得。

水仙说，蠢宝，人是混熟的，怕什么？

水仙又说，银仙，我们打个卦，看今后的运气好不好。

水仙说罢，捡了两片薄薄的黄石片，石片一面沾着泥土，一面很光滑。

水仙说，你来打吧？把石片塞到银仙手里。

银仙好像很害怕，又把石片递到水仙手里，说，你来打，你来打，你的手气要比我好。

水仙闭着眼睛，嘴唇蠕动，默默地念着什么，大概在祈祷吧。然后，将石片朝空中一抛，石片像羽毛轻轻地落下来，一正一反。

两个女子欢呼起来，宝卦——

又抛一次，还是宝卦。

第三次，竟然还是宝卦。

喜悦的尖叫声惊动了松树上的雀鸟，雀鸟们扑扑地飞起来，发出惊慌的叫声，似乎责怪她们打破了山上特有的宁静。

两人兴奋地抱着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然后，默默地望着山下，又难过地哭起来。

二

其实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水仙与银仙。

这两个女子却永远在我脑子里盘踞，说得确切点，是她俩的名字让我永记在心。是不是她俩的名字太富有诗意了呢？是不是她俩的名字具有植物般的灵性和香味呢？

我家住在渔鼓庙时，谁也没有对我说起过水仙与银仙，大概是我还太小的缘故吧？在我家搬离渔鼓庙之后的许多年里，水仙与银仙的名字，才渐渐地在我耳朵里多起来。我的耳朵，像非常适合水仙和银仙生长的肥沃土地，她们就一枝一叶地插在这片湿润的土地上了。

现在仔细回忆，最先把这两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说给我听的，应该是我母亲。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说起她们的，反正，当母亲说起这两个水灵灵的名字时，我就牢牢地记住了。母亲说，她们是那年的某个夜晚出走的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当时，在渔鼓庙引起很大的轰动，村里突然走掉两个女子，而且是放了人家的女子，

人们怎么不感到震惊呢？她们的娘老子哭得要死。

母亲说起水仙和银仙连连叹气，我闻到了浓重的胃酸气，它浑浊不堪，挂满四周的墙壁。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气味，所以，并不感到特别的难闻。母亲患有严重的心口痛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胃病。

我没有问母亲，她们为什么不回来看看？难道她们有什么难以言说的苦衷吗？

那时，我17岁了，每回从家里到插队的村子，都要路过雷公山下的马路，所以，我都要情不自禁地望望渔鼓庙。望着那些零零散散的黑色农舍，以及升起的长长短短的炊烟，想起小时候曾经在此居住过，心里总有一种解不开的挂念和情结，水仙与银仙就会出现在我头脑里。抬头看雷公山，它早已不是过去的风采了，原来密不透风的松树，像羽毛丰满的凤凰，现在已被人拔得惨不忍睹，稀稀疏疏的。这时，就有一股淡淡的青草味和汗水味朝我扑来，我觉得，这种气味多么熟悉，一定是从水仙和银仙身上飞出来的。她们虽然出走多年，她们的气味仍然留在这片土地上，缠在一棵棵的松树上，站在一片片的草尖上，伏在一皮皮的黑瓦上，粘在一块块的土砖上。

我在想，她俩现在究竟过得怎么样呢？她们是生活在有着绿洲之称的南疆？还是在大戈壁滩上的北疆？是在伊犁？还是在乌鲁木齐？或是喀什？她们是农场的工人，还是哪家工厂的工人？无论她俩在哪里当工人，都令我无限羡慕。我不明白的是，她俩怎么不回来看看？像我那些幸运地当上工人的同学，总是千方百计地抽空回家，神气十足地穿着蓝工作服，蹬着翻毛皮鞋，不屑一顾地走来走去，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。

她俩是否感觉得到，有个跟她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后生，在许多年之后还在惦记她们呢？由于她俩去了新疆，所以，我还嗅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那富有生命的气息，嗅到了千里苍茫的戈壁滩和大漠那荒芜苍凉的气息，嗅到了奶酪哈密瓜葡萄向日葵那香甜的气息，还有那牛羊和骆驼刺鼻的气息，以及草原菊红柳骆驼草芨芨草清香的气息。

直到现在，虽说几十年一晃而过，我仍然是这样。

如今，我略感惊讶的是，在渔鼓庙那个偏僻之地，她们居然取了这么好听的名字。当然，关于她俩其他的故事和细节，我却一点也没有听到，也没有专心去搜集。即使是我母亲，关于她们的一切也所知不多，她们在我家搬来渔鼓庙不久就出走了。总而言之，她俩像天上的仙女，在1952年的某天深夜突然消失了，渔鼓庙只留下了她们身上特有的气味。

我曾经问过大哥，当时，是否有这两个人呢？